

洛陽縉紳舊聞記

成

卷之五

雒

陽

摺

紳

舊

聞

記

洛陽搢紳舊聞記

并序

兵部尚書知青州張 齊賢 集

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爲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閒事往往褒貶陳跡理甚明白使人終日聽之忘倦退而記之旋失其本數十年來無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邇來營邱事有條貫足病累月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曩昔搢紳所說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爲五卷撫舊老之所說必稽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誡鄉曲小辨略而不

書與正史差異者竝存而錄之則別傳外傳比也斯皆
摺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摺紳舊聞記庶可傳信覽之
無惑焉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邱自序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一

梁太祖優待文士

少師佯狂

襄陽事

陶副車求薦見忌

太和蘇揆父鬼靈

梁太祖優待文士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很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

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蹟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畱之不令私去不爾卽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聽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飢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卽某等求

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聽令取骰子來
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下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
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

在手大呼

去聲

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

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
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
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
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
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

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
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荅言未曾見梁祖笑
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
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
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
杜不敢辭卽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
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
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
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

大獲見知杜旣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憂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夤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

意還鄉經於大梁遇郊垞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
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
目覩辭多不載遂畱于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
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誚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
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
句爾梁祖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
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
榦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
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

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少師佯狂

楊公凝式

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恕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健自成一家體襟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穢時班行潛目之爲楊風子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之地必逍遙暢適吟詠忘歸故寺觀牆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畱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卽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遊客觀之無

不歎賞故馮瀛王次子少嘗於寺壁畱題曰少師真跡
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
更無書進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視宜城管王屋松煙
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
相從恩自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畱守到
洛城後未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夜宿中牟縣時
申未閒飛蝗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
蝗小至次日滎陽飛蝗亦至滎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
少師附書并一絕先次贈洛陽居守張公略曰押領蝗

蟲向洛京合消居守遠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

詩上張相云南院司徒鎮洛京未經三月政聲成四方

羣后皆如此端坐庸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贈遺甚厚

按石晉時至此楊之居在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籃

輿在前牽馬在後少師策杖冠褐數十步後徐行隨之

見者笑而不測之此佯狂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挾纊

少師安然不之問一旦故舊自西回行李甚偉楊以書

訴貧故舊凌晨來候之仍於通利店內先寄物中畱紬

五十匹絹百匹書送於楊請貨易以略備冬服少師得

紬與絹紬盡送修行尼寺造襪施數寺僧尼絹盡送南
禪大字兩院請飯僧宅中骨肉已有寒色老女使聞施
僧嗟訝有泣者少師笑而不言數月居守知之召女工
輩依楊宅之家口數大小悉造綿衣無闕者造成送之
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中曰我故知畱守公送衣來爾
此亦不測其心佯狂之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
前驅者請所訪楊與一老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
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壁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
寺鞭馬欲東老僕曰且向西遊石壁寺少師徐曰且遊

石壁寺聞者竊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有談歌婦人楊
苧羅善合生雜嘲辨慧有才思當時罕與比者少師以
姪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真秦青韓娥
之儔也少師以姪女呼之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能
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祀祝之辭隨其名位高下對
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構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
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
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此句有脫字雲辨笑謂
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著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